

容齋四筆

容齋四筆卷第六 十五則

唐五竇聯珠

韓文公逸詩

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

長韋河南

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負

外郎韓愈

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原

此地深還

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

入松高老鶴

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挑心今

諸本韓集

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

願甚至猶取

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

一大篇顧獨

遺此何也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

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

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

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

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

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

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  
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  
云夜合花開香滿庭涼夜深不可聽去日兒  
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聽去日兒童皆書  
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  
見河橋酒慢青秋砧送包大朝夫云斷續長門  
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  
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  
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  
合歡御爐香焰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  
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舉頭看過  
石湖云曉發魚門伐晴看檐石湖日銜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只尺分洲鳧纖毫指舳艫渺  
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  
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  
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瑩東望長如  
誰云向玉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  
羞蘋葉都人插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

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  
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為溧水令唐書亦稱  
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  
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  
女死為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

興五年

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

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  
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

從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  
家皆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為五奚又廖為  
聊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



新... 卷四... 筆六... 一... 字...

國入獨呂氏春秋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  
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文齊陽  
朱貴已孫贖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  
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  
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詳也廖良列  
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  
又賈誼首稱竄越杜赫為之謀漢書亦不注  
呂氏云孔墨竄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  
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  
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禦見漫書之以補漢  
注之缺

徒木債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  
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鞅予金乃下令吳  
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  
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債表者仕之長大夫  
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  
得賞而巳何傷往債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

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篇中以為不然比得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叢錄亦以紀志傳不蜀士表夢麒麟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蜀郡治道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二年六月就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之惻然

草駒鬻蟲

今人謂野收馬為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

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

制注云馬五尺已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

不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

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鬻蟲也而

私治錄

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云蟲喻無知也蠶蟲之名甚奇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刑恕誣謗宗廟之罪

既技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

為涇原經略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

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

李復復長安人又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疏

詆切之予頃書之於上饒所刊潘水集正復

所為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

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

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

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

不為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

之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飛翥不如是

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

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遂  
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  
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劇爲輕妄  
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  
唐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  
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  
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  
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  
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  
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  
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如  
奏云邢恕乞打造舡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  
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  
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舡匠一人須乞  
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  
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舡五百隻若目  
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  
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

小河藏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  
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  
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  
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難積不勝舟載  
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  
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  
誤大事疏既上  
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為關內  
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嘗贈  
詩云結交賴有紫顛翁鶴骨嶄嶄爛脩目五  
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  
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祕書  
監馮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檀被於武德殿  
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

落其六人許一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計  
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  
文之謚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  
旂悍鎮強藩請隧問鼎之不暇顧卷卷若此  
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  
宗問工人木心不正昧理皆邪若何道理十  
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  
限三百二十字成胎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  
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點之後主司不敢再  
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其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  
沃爲吉州未豐宰刑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  
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  
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  
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  
賦格於是第一韻垂寶祚於絲下平聲也第  
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絲下平聲也第  
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未  
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  
卷六

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  
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  
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蠨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  
工作蠨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蠨二曰蠨  
者兩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  
二曰撥掉子狀如蝨蟻螯足無毛後兩小足  
薄而微闊類人狀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  
升南人皆呼為蠨八月間盛出採之與人  
鬪其螯甚巨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蠨  
而色黃其螯一往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蠨  
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  
蟬小者螭云小蠨也蟬音澤蟬音勞吳曰彭  
為彭越搜神記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  
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蠨六曰蠨  
婿殼黑斑有文章似彭蠨赤常以大螯障  
螯取食六曰蠨有沙狗似彭蠨壤沙為穴見  
人則

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  
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  
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蠡居常東西顧睨行  
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  
曰石蠃大於常蟹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十  
曰蜂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  
一曰蘆虎似彭蠡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蠡  
大於蠃小於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  
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有龜鼈島  
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  
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  
故不盡李復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  
游二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  
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蟳蠸諸種呂圖不載豈  
各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  
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



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  
所自作此外趙康靖元發二誌乃代張公  
者故不列於五人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  
奏豪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  
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  
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  
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  
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  
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  
碑不可不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  
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  
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  
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  
里三衙浙曹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荅自金  
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  
摠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

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羣  
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  
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  
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  
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  
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爲世俗之觀則可  
矣非所以執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  
主柰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  
深執恭儉以荅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  
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  
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爲  
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  
紀之韓偓金鑾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  
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生子  
金銀錠子予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  
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祖宗時知

制誥六負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

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  
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  
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顯落職不降誥詞曾  
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  
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  
訓誥必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表  
詞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  
不變者屏之喬士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  
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徒之善郡不贊之恩也  
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  
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  
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  
地益徙豫章思自前條嗣立之事微矣乃費  
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  
一曰姓也此外無它說案鵠冠子云五家爲  
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

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上今者以告扁長蓋  
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不知所起案  
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  
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  
所管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  
芘凡草不止惡禽近采得樹枝二百莖以進  
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  
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  
有者娑婆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  
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真  
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辯嘉各隨所方  
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  
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  
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  
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

質一書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  
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  
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  
賞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謹過淮陰見此樹今  
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  
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  
種也吳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  
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  
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  
荒碑雨侵澁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  
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  
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鉅  
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  
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終

容齋四筆卷第七

十四則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

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

前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

威不遠顏咫尺予案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

子哲問范無字無字不可王曰是知天道耳西

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西

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

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

天咫庭戶之間容光幾菰蒲之中江湖之

涖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

隨筆載縣尉尉為少仙後得晏幾道叔原一

帖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

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

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

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

尤為清雅與今俗呼為仙尉不作矣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撫其受字云

脩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

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釣雄姿未受野航

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受相促迫野航

懣成老醜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

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煙

覺而行步奔尚覺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煙

覺遠庖詩成覺有神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頂

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

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遲更

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

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求更覺

絲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金滿高價

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自得隨

珠覺夜明放著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得隨

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  
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  
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  
其新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煩  
複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  
風作惡不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  
麾不受安危侵飽受今日閑却扇受景風語  
聞受遠響坐受世故驅庭柏不受寒可復受  
憂戚寧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風坐受世福迫  
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  
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榮悴意閑不受  
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枯木無知不受陰  
天馬何妨略受鞭來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陰  
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輕未覺懶相先未  
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遲未覺欠  
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經旬久  
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菰蒲



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定覺景  
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飢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  
欠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  
墻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  
不知下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揚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  
水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  
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為柳葉其意欲與  
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  
改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  
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景物何  
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  
蓋以太一宮為廷離宮爾禁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據  
字義由當為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

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  
頃與予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  
之輒爲人所疑問今爲詳載於此如以齊王  
由反手也由弓人而取爲弓王由足用爲善  
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  
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其義皆然蓋由  
與猶通用也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  
哉一人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  
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  
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  
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  
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  
所發并此而觀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旣已發  
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旣已發

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績爲之說故簡亮如  
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  
略曰知人焉度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度哉  
焉度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度哉  
後知人焉度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  
焉度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度哉  
略言之也孔子所謂人焉度哉也孟子所  
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度哉也孟子所云人  
焉度哉即孔子所謂人焉度哉也孟子所  
也繼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度哉人焉  
哉人焉度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  
哉人焉度哉一哉人焉度哉未始不同演  
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天生萬物父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  
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  
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寔之雲壑不遠飛  
翔未幾墮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鵝正

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  
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伺穀不  
肯並啜如體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  
同群但形體有大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  
鴈不自知其為鴈鵝不自知其為鵝宛如同  
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鵝為  
舒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鵝鴈之最大  
者曰天鵝唐太宗時吐蕃錄東贊上書以謂  
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  
遂鑄金為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賦多

以古

事為

題寓

悲傷

之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賦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  
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  
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城隔句云日慘  
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  
痕襄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  
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  
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

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  
 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  
 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  
 素縷以胡顏青銅有限也從零落於秋風碧  
 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  
 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壑而空啼碧溜莫可  
 追尋王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  
 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樹裏之春風  
 銀燭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  
 之春紅愁寄瓏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  
 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濁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為無雨之期空懸夢寐  
 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  
 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  
 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  
 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  
 有精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  
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  
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李定  
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力排羣  
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  
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  
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  
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  
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甚  
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  
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謗耳它日上  
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  
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  
年舉措謬戾禍胎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  
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  
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  
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言

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  
不得爵祿為恥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  
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為輕上曰誠如卿  
言案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  
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  
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為侍從恨不獲附  
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過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  
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曰繁過渠肆夏之三  
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  
案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  
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  
夏時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  
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  
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後稷配天王  
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予  
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城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  
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  
兒問三字所出案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  
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  
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  
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勃禿當此羯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  
也勃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  
曜坡公正用此云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

矣後二年

哲宗即位

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爲門下侍

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

海

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各位已重又



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  
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為復起公當  
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  
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歷  
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略知  
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  
仁宗以來出入相功効顯著天下所共知  
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  
切惟彥博一書生兩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  
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為相  
一且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  
既出則一疋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  
慮太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  
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  
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  
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  
復起蓋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  
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

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  
處之是猶捨騏驥而策駑駘也切為朝廷惜  
之若以徐臣左僕射難為無故以他人易之  
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  
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為師臣未幾右僕射韓  
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  
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條具公  
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僕射自  
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  
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為京官時彥  
博已為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非所以正  
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  
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  
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老尊成矣四月  
遂下制如公言  
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  
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

即與輔臣共議路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  
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屢謝病乃  
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敗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  
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  
州長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然  
後送省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  
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  
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中書判京官  
考負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  
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有三善或  
無最而有四善爲上其未至於居官諂詐貪濁有狀  
三善爲上下則司錄錄事參軍主之各據之  
爲下外州則司錄錄事參軍主之各據之  
以爲黜陟

國朝此法尚存慶曆皇祐中黃亞夫佐一府  
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

治許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  
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  
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  
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它盜往往囊橐於  
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  
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  
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  
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件  
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為法者  
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  
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  
何時今但付之士案吏据定式書於印紙比  
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  
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人人  
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  
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奉省錢且作足錢用

私法義在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之語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  
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  
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  
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  
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  
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  
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  
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  
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祗可祿一書  
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  
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  
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終

容齋四筆卷第八

十七則

新唐書地

庫路真

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

十可曉元豐九域志云真漆器二十事是以

于頓傳頓為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為

法至頓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

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

三衛及庫真驅啞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

西邊方言也記白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

見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

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

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

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

弘治歲在

容齋四筆卷第八

一

會通館活

文潞公留守

狄監盧尹

年七十七為耆英會凡十

有二人時富韓公

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

大夫張問年七十

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

狄監盧尹故事亦

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

見唐白樂天集今

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

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

長史鄭據八十九

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

正皆八十二其年

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

刺史張渾刑部尚

書白居易居易皆七十時會

昌五年白公序云

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

秘書監狄兼謩河

南尹盧正以年未七十雖

與會而不及列故

温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

賢以不書今士大夫

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

疑文字或誤云唐

兩廬正赫鞞而

漢成帝時任宏論

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

項韓兵書

有韓信三篇形執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為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蕃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略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囑余曰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巖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



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

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  
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  
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砂一篇引歷代歌  
辭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弄清歌曰日  
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  
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  
昔在巴楚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  
舡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  
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  
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  
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  
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略同其所以  
為木瓠蓋剗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為歌舞之  
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  
序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

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限以

十月

如未

訖事

累舉省試

鎖院至

開院

限以

十月

如未

訖事

一

則申展亦不

過十日

所奏名

以十月

如未

訖事

一

事

爲定數不知

此制起

於何年

黃魯直

以元祐

乙

祐

事

三年爲貢院

參詳官

有書帖

一紙云

正月

元祐

乙

祐

丑鎖太學試

禮部進士

五百人

乃是在

院四

十人

乙

祐

三月戊申具

奏進士

五百人

乃是在

院四

十人

乙

祐

四日而九人

半取一人

視今日

爲不侔

也此

帖載於別集

集

此

魚通印之語

本出於

王荆公

送張

兵部

知福

州

瀕海

州詩長魚狙

上通三

印之句

蓋以

福州

瀕海

始

多

多魚其大如

此初不

指言爲

子魚也

東坡

始

以

通

以通印子魚

對披絲

黃雀乃

借子

字與

黃字

承

爲

爲假對耳山

谷所云

子魚通

印蠔

破山

蓋承

而

用

而用之陳正

敏遜齋

閑覽云

其地有

通應

廟

廟

前

廟前港中子

魚最佳

王初

寮詩通

應

子

魚

鹽

廟前港中子

魚最佳

王初

寮詩通

應

子

魚

鹽

透白正采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  
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為上所產之處土人  
謂之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  
祠賜額曰顯應乃避齋所指之廟者亦非  
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庫之甚農家以  
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粉刷一年  
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  
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  
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  
上大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  
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關  
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  
中南雄守黃允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  
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  
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  
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四年壽亭侯

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  
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  
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  
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  
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  
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  
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  
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予爲  
黃叔啓作辯跋一篇見贅藁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  
鹿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  
予每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  
有翻使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  
害漏陷者冷也若氣血温媛則漏自止正用  
得茸附案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爲  
痿留連肉腠注云陷脉謂寒氣陷其脉也  
積寒留舍經血稽疑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

發爲癘瘰肉腠相連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  
於此庶幾或有功於癘醫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  
與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  
枝爾陳紫之後無陳紫過牆則爲小陳紫矣  
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  
大根火燔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  
旁枝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  
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  
紅之可譬綠珠子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  
哉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  
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常歲所產止此公爲  
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印證其妄自後華  
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  
遂成語識此段已載遜齋閑覽中郡士黃處  
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陸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傲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大氏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

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案前三年晉楚郟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氏言其備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林則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然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九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

焉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  
還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  
草稿示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  
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  
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  
春節遂為故事誤書長春為萬春乃金主褒  
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發赤  
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  
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謾書言  
為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曰恐是  
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  
南國曆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  
為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  
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  
始周之諸侯各有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  
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

私注藏板  
卷八  
一會通法



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  
纂異同以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  
之太史有迷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鑱石室  
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于  
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  
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  
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曰者列  
傳張晏以爲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  
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  
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  
班彪固父子以爲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  
史臣追述功德私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  
於秦項之列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  
書起元高祖終于王莽之誅凡百卷固死其  
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  
書未全女弟昭續成之是爲前漢書荀悅  
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爲事初命儒臣

著述於東觀謂之漢記其後有袁宏紀張璠  
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  
有書宋范晔刪采爲十紀八十一列傳是爲後漢書  
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  
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  
豢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  
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  
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爲定是爲  
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  
孫綽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  
定爲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故作摠名之  
曰御撰是爲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  
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  
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  
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  
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  
德菜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  
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

通鑑綱目卷之四第... 一字... 卷...

高閭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鴻十六  
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一國春秋李大師延  
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  
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  
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為  
書劉昫所上者是已而猥釀無統  
國朝慶曆中復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  
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  
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脩  
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芑為新書  
故唐書五代史各有舊新之日凡十七代本  
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  
者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仲侍郎朱新仲  
先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  
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略帥  
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

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爲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檢巧者承其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于蘭溪彥濟到郡遣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柰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光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棟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

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

典章文物

云舊有數百冊

兵火間盡失之其

曾孫芾始

攜撫遺藁而成此書

將以奏御以其

其副上之

太史且板行之

傳之天下後世既

而不果

蔣公在熙寧元祐

崇寧時名爲博聞

強識然閱

其論述頗有可議

恨不及丞相在

日與之言

其一云行守試視

其官品之高下

除者必帶

本官呂晦叔除守司

空而不帶金

紫光祿大夫

者此翰林之失也

旣不帶官不

當著守字

故晦叔辨之遂去守

字爲正謂行

議者謂超

過特進東官三太儀

同矣子謂行

守試必帶

正官固也然自改官

制以後旣爲

司空自不

應復帶階官呂從金

紫遷只是超

特進一級

耳東官三太何嘗以

爲宰相官儀

同又係使

相也呂亦無自辨之

說其二云文

潞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  
快快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  
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  
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  
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  
軍國重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  
舊稱當時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  
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  
舊制執政雙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  
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  
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  
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  
刑戶兵吏為叙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  
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  
工書非也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  
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  
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歷丞故直遷尚書

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爲翰  
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  
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  
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  
李淑知之楊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  
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  
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求興軍  
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  
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  
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  
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  
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儀同  
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騭始爲儀  
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  
周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  
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  
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  
前輩因係偃有問書以示之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曹景宗詩  
 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每  
 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  
 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  
 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  
 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  
 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連句今沈約賦韻景  
 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  
 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  
 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  
 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茄鼓競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  
 竟曰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此疑好事者  
 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  
 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  
 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椽膠  
牙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  
身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荆楚  
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  
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  
舍中老父媪及處女環火而坐媪自外挈酒  
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  
自主人翁即巡澄當焚尾蓋以藍為焚當焚  
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  
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琳出於侯白酒  
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為藍尾蓋未  
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琳為貪  
焚之意或謂琳為煉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  
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  
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為酒之巡數耳  
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願錄  
唐藝文志白有啓願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  
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  
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  
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  
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  
歲之間超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  
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  
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  
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  
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  
六曹超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  
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  
以梅為枌竹為王芻萋為翹翹之草是已顏  
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  
曰輿轎而踰領服度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  
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

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  
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  
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  
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瓚曰伍子  
胥書有戈船以載于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  
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于戈也此蓋  
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二說皆爲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  
廟音項亦未爲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  
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厝置又不可  
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此  
人不知行船項說是也予謂項音轎字是也  
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爲未可全非張  
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項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閑談曰  
南人不信此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

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  
 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  
 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  
 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遺帳及來河北不信  
 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高鞅李斯鞅更  
 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  
 古其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  
 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  
 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  
 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  
 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  
 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  
 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  
 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  
 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詐留楚王又怒

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  
爲此者必冉也後冉爲范睢所間而廢遂司  
馬公以爲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稽  
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冉之功也蓋公不細  
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與  
詐楚同類蘭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  
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爲秦一時之  
功而詒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  
罪誠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  
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  
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復思之  
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  
將赴杭侔時有妾邊朝華旣而以妨其學道  
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  
予記

國史所書温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

巡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  
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  
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  
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  
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  
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  
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  
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為可笑姑以洪氏一  
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果皆為參知政  
事予案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  
晟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  
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  
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  
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  
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  
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  
筆矣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  
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語人  
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  
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  
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  
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  
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  
文人能以誦然今之好爲諛者固自若也予  
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  
公居伊周之任即爲二張所讒幾於隕命此  
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前漢書贊云堅牛奔仲叔孫  
不嫌於同意者如前漢書贊云堅牛奔仲叔孫  
卒郤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  
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



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緝伊戾坎盟宋庠死江

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効

之云三宰嘯凶北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

質敗謀興元賊崔擲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

論微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

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亦

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猥雖有

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

新異之名予守穎時屬縣興國宰詒書云激

水有驅策乞疏下激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

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

為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

哦松無補涉筆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

藍田殊為可笑初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

類靡倉庫匱乏未所以善後公習一律正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  
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幸周益公荅云從前  
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爲詞獨創見  
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者皆狃熟  
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言

木

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

彖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蒙以止蒙以止蒙以止蒙以止

蒙卦曰蒙山下有險而止蒙亨以亨行訟乃及訟

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乃及訟

上剛下險而健訟以健字爲句絕乃及訟

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

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

柔下巽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

卦解險以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

上水井皆是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

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

下說隨二字尚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

說隨二字尚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

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罷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筠獨不歸於訟是已同人于野亨據其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據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乾之所行故持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今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爲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血汗車輪之許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

婉也案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耳今人或指言雖名爲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爲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知爲何時或又失之好竒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鼎臣書須著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

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  
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於小小氣候後生宜  
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爲姻賓憩息  
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  
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父坐者皆起更  
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  
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  
衣子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七則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  
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  
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或判過所釋  
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  
移所在議以爲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  
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縮帛  
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  
志倉慈爲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爲  
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禮詣雜治病門  
人齋過所詣洛陽責禮冒名渡津受一歲半  
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好符法客游華陰  
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憑信張東行凡  
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  
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  
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旣不敢東

容齋四筆卷第十七則

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  
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  
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  
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  
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  
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擒  
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  
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  
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  
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  
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  
為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  
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  
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  
用縮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爲善  
本吾鄉程欽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  
坡自僮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冊各題其  
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  
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見之第四卷  
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  
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  
有家雞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  
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  
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  
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  
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  
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  
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  
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荅曰故自不同安  
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  
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  
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



暮年却得便宜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  
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  
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  
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有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  
察以濤輕重任意或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  
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  
題目時稱山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  
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  
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  
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  
尤質正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  
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  
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  
無聞既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  
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  
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

臨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不

行年雜紀云

昇王受恩命不是時為將作少監亦投賀狀

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為皇太子三司判官

並通榜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

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

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

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叙謝一時

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

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麻温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揚侃太子中允直集賢

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

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

度樞密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已  
李行簡覆考開封舉人為落解舉人有訟不  
平者及奏各郭稹依舊其餘覆落并却考上  
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布鄧  
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稅此  
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待從覆考解試前後  
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  
寺近清溪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  
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泉真公常采而  
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茶數十片  
其狀如手名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  
山曠古未覲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  
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  
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  
有謫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  
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

有之其狀

略如蕨拳也

人

積慮果於殺人然

姦凶之法

恃富逞力處心

積慮果於殺人然

揆之以法

蓋有勅律所不

曾登載善治惡者

當原情定罪

窮肆殘虐或可也

酒調習俗尤甚

每執縛其仇

窮肆殘虐或可也

酒調習俗尤甚

使飲欲其粘

着肺腑不能傳化

馴致痰渴之

疾或炒沙鎔

蠟灌注耳中令其

聾瞶或痰渴之

薦束體布裹

卵石痛加毆箠而

外無痕傷或

按擦其肩背

使皮膚寬皴乃施

針刺入肩井

不可復出或

以小鈞鈞藏於

魚之腹強使

吞之攻鑽五

臟久而必死凡

此衆者類非一

端既痕腫不

露於外檢驗不

得而見情犯巨

蠹功意兩惡

而法所不言顏

度魯子爲轉運

使嘗揭榜禁

約予守建寧亦

窮治一兩事吳

楚間士大夫

宦游於彼者不

可窮治一兩事

富韓公慶曆

二年以右正言

知制誥報聘契

富公遷官

於彼者不可窮

治一兩事吳

富韓公慶曆

二年以右正言

知制誥報聘契

富韓公慶曆

二年以右正言

知制誥報聘契

富韓公慶曆

二年以右正言

知制誥報聘契

丹選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副  
林學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力辭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  
之又五月復為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  
命詞給告及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  
進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議郎中書舍人  
而為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也

池州銅陵縣字賦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

一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

牒當道先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

功刺史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

太守兼楊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準

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

昇一致神久標奇紀早揖英風靈跡屢彰神

達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為神功既昭

乃軍都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謹議褒贈

游擊將軍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謹議褒贈

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

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

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

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

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為裴休秋浦志亦  
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  
諸神實本諸此吏部循資格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  
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  
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  
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  
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  
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  
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  
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  
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  
格失勸獎之道請益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  
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  
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蓋今  
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肅宗神龜

二年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銓注不  
 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士之  
 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  
 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  
 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  
 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  
 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為停  
 姓氏舅屬不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為停  
 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  
 令薛琬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  
 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  
 名一人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  
 貴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  
 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  
 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  
 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當是自  
 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後人罕有談  
 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  
 以得各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  
 蓋甲子為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  
 子為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  
 為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為火社  
 為水而庚子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為木  
 火生土故庚子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為木  
 而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為木寅則納音  
 丙寅為火社火生土故戊寅為土寅則納音  
 故庚寅為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為金而五卯  
 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  
 甲辰為火社火生土故丙辰為土辰則納音  
 故戊辰為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為金商水生  
 水故壬辰為水而巳各從之宮商金水生木  
 惟社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  
 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  
 從其類



五行運化如甲巳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  
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巳  
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  
故甲巳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為頭謂戊寅月  
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  
向庚寅去庚屬金水生水丙辛化真水丁壬  
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  
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水生火故戊癸化  
真火此二說皆得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  
見魏幾道談五行納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  
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  
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  
政殿前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  
旨判曰便要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  
廿七日而要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

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王逸少爲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閱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內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

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  
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  
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  
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  
九不亡何待願今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  
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  
於用耳而爲書各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  
晉書本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  
素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  
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志  
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  
寶而難言之試及章仲將陵雲榜事即正色  
曰使其若此有以知其爲人而亦以書各之  
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人而亦以書各之故  
沒其盛德二王尚爾况於他人乎

慶元元年鄂州南樓磨崖  
奇崛可觀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

角即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  
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  
存人脚不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  
人至禱飾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  
虞帝廟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  
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  
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  
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  
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  
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  
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  
元乾貞宋苜公紀年通譜書爲乾正云避  
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  
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  
今按唐職林魚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  
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

賞魚袋斯明文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

終



編年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宋 一 字

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為三者各  
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  
只共為兩官復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  
恩亦辭適已罷相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  
王公獨加恩今日之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  
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旨  
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說可免惜乎東  
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  
美頃居翰苑荅王梁諸詔嘗上章開析論列  
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為國司農  
遂粥天下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  
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闕伯微子兩廟  
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  
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  
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  
不得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  
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  
許民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  
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  
甫言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  
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使其  
所得不貲猶爲不可况至爲淺鮮者哉願絀  
創議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  
免二者可謂前古未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  
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

詩騷又表出其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

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

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

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

采相鈞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鑽

日月其中光景餘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



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開弄玉指環輕水  
扼紅牙君王顧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  
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權期無涯其  
語意采入騷人闡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  
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  
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  
信不致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  
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入讀之縹縹然感  
槩無已也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爲  
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  
而削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  
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  
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法爲本紀世  
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  
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

踈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別爲古史今其書  
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爲  
淺近不學敗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  
時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  
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  
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  
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  
爲知人賜緡三百疋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  
所以進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陁戰  
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遂殺須陁常  
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  
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  
不得脫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  
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

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  
說以舉大討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  
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  
心平野葭葦合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徒  
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振然懷古意秦洛旣  
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  
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  
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  
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  
鈎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  
光祿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  
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  
於王定國雜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  
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  
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  
特此一事也

新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  
字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溫兄弟  
也而兩人以大為名彥為字一以彥為名大  
為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惟  
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  
思魯制中書舍人彥將行證表為是然則唯  
彥博異耳故或以為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  
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  
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  
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於城西門  
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方卧  
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此則三溫之名  
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  
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宗太子弘  
為武后所醜追尊為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  
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  
縣改為恒農徐弘敏改為有功韋弘機但為

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為李由阿弘氏易為洪  
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  
禮碑叙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彦  
博遊秦彦將以雅為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  
在太學以此為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  
見彼蓋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  
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  
會和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挑事皆非禮也  
已今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  
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  
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  
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密記  
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  
侯傳擲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  
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  
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寶錄之類自

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  
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  
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僞邦商芸小說談  
藪之類俱是談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刻錄  
之類多是故吏賓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  
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恠奉  
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  
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  
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  
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  
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  
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  
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  
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  
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  
僱鳳翔謀畫用金鑿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  
亂討表南用平刻錄記畢師鐸呂用之家用  
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則雜史瑣說家

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

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

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

蓋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

此頌諸家注釋大氏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

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

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

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

哉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它使均稱內

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

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

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樞密使副依內諸司

院言舊例國忌行香唯樞密使副依內諸司

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  
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  
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  
司又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  
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  
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  
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  
園間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  
翼突胃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  
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  
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  
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  
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  
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  
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  
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江陰葛延東坡誨葛延之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嶺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親筆

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用書雲之誤

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凡八節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司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爲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顯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它皆做此是定本元非撫實起居注隨即修入顯爲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挽脫校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

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  
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  
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  
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授人授衛佐校書凡百  
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  
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  
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羣臣無功遭遇輒  
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諺正為  
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  
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猥下  
三年加禁王以下官爵悉拜王  
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負至與  
其府王不相見寶曆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  
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  
莊宅使收管遂為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乞  
上王官為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

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予因閱九經  
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  
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  
之子而以書吏爲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  
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爲史所稱  
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許風

御史風聞

御史風聞

御史風聞

來以予考之

蓋自晉宋以下

齊沈約爲

御史中丞奏

彈王源曰風聞

東海王源蘇冕

會要云故事

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

有詞狀

在門御史採

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

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

狀人頗壅滯

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

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各乖自古風聞之

義然則向之

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

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  
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負不加今請仍舊其  
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負加至十月  
今請減至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  
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  
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  
雄緊觀其遷叙定限可知矣  
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  
中又四年轉侍御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  
負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迫別矣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十三則

古人八歲入小學不講六書周官保氏之職  
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  
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  
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  
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  
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  
爲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  
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  
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  
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  
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  
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  
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曆十年司業  
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  
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

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  
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  
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爲文辭  
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  
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  
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謾  
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爲  
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  
從羊從大今從犬從火者非軍字古者以車  
戰故軍從大今從犬從火者非軍字古者以車  
字從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  
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從木者非梁從木作  
梁者非乾有干虔之音爲字一體今俗分別  
作乾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尊從酉下寸作  
尊者非奠從酉從旨作老下目者非夷從弓  
作夷者非訛耆從旨作老下目者非訛漆黍黎  
下並從水相承省作小今從小者訛饑飢二  
沖況涼盜並從水相承省作小今從小者訛饑飢二

不熟下鐵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非之加草

岡加山攜之作莠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筍

寶从筭頤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簡作簡

又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麤作麤蟲作虫墮許

規反俗作墮又以為情幡作幡怪為恠關為

關炙从夕間从日功从力茲合从二玄而作

茲升作升非輩从北妬从戶茲為奸麤从毒吝

作老冤上加點鄰作隣牟从干互作乎元从

點古从干蓋作蓋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二鼓

从皮潛潛借从替出作二山覺从收作收叙於以

方為才阜為皂曷為曷匹為疋收作收叙於以

叙臥从臣凡作凡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

而以為已凡作凡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

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緜作緜覽作覽祭

編作遍徵作僥漾作漾琴瑟之絃从衣遙从正

輕如者是者皆非也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惶恐也文穎  
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  
曰惶恐之言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  
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  
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  
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  
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  
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  
善捨史漢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  
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  
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  
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  
已開明年春監修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爲景  
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  
兵游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  
結子深枝間小憇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

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  
班次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  
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  
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有旨勒停家素貧傳  
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翟德符沒於靖康  
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爲持書之頗憶  
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  
馬永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爲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  
稱府而不爲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爲崇  
慶府劍州爲隆慶府恭州爲重慶府嘉州爲  
嘉定府秀州爲嘉興府英州爲英德府蜀劍  
既有崇慶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  
故幕職官仍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  
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  
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爲可笑頃在中

都時每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  
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父例如此  
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為左選侍郎是時未  
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  
祖謂趙王如意類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  
而止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  
達有材數嗟嘆曰真我子也常有欲立為  
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  
太宗以吳王恪果類我欲以代難奴其後  
如意為呂母所戕恪為長孫無忌所害欽  
張博之事始於不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  
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  
柔不斷權移於閻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懦  
受制凶后為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  
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子之材而言之  
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彼明崇儼謂

英王哲貌類太宗張說謂太宗畫像雅類忠  
王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視  
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幸妾曹宮產子  
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使其真是  
孝元亦何足道而况於嬰孺之狀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  
滕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而寢  
室未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  
已是以時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東濕雖任二  
千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  
丹書東坡公歎其然適為徐守故為作記其  
略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  
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此  
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  
歌及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媚疾以惡之恭  
覽

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  
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  
隳壞弗即繕脩因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僻工  
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  
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  
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職州  
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  
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植僵  
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小復留意以興什植僵  
爲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  
指爲妄作各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  
避忽傾視陋逮於不可柰而後已殊不思  
貪墨之吏欲爲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  
造一節乎

治歷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据

以爲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  
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  
君子以治歷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留  
意歷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顓帝  
歷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  
皆直艮維之首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  
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  
統之建夏以寅爲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  
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  
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歷及譜引革命湯  
武革命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  
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類師古曰  
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  
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  
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  
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爲歷甚  
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  
此王弼亦無一言

說卦卷上 五

唐傅遊藝以宦捷疾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

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紫袍者除武臣外文

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

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

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

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鞞黑犀帶佩魚權

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

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

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

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  
者是也其叙如此若孟進躡得者則不然紹  
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  
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  
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鉅以緋仲熊  
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  
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齋  
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

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間靖康元年  
正月四日胡騎將至京城網以邊事求見宰  
執奏事未退網語知閣門事朱孝莊曰有急  
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用宰  
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網曰此何時而用例  
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網立於執政之末時宰  
執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網請固守上曰誰  
可將者網曰願以死報第人為禮部尚書網曰  
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為禮部尚書網曰  
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網曰臣未正  
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帶并笏  
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為  
不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  
詞臣益輕

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識熙  
寧之後乃始為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脩



御案... 卷... 一... 字...

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  
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  
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  
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在職未久而  
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  
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  
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脩撰而止  
耳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  
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羌之叛英公  
為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  
山外韓公今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  
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  
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  
竟為賊誘沒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  
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  
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

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

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負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

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遷

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右

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

補闕為兵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才七日簽

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為副樞十月遷刑部

侍郎六年遷戶部尚書為使八年罷為右僕

射從初至此五歲用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

奉郎而為特進也當日職名唯有密直多從

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賢王沔皆自補闕

直史館遷郎中充學士越半歲並遷諫議簽

樞溫仲舒冠準皆自正言直館遷郎中充職

二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

容齋四筆十一卷

職

職

職

本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若水自同州  
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年除翰林  
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  
道元年公罷相後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  
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  
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  
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元成皆七十九吳  
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九  
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  
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為宴集會蜀寇  
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  
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蓋  
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  
造物豈亦各此耶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

其手李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  
為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為布衣翟馬周所

訟

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  
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  
乃為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為辭斯  
為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  
授昉素高問望又展謨謙和乘君子之風  
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摠彼六卿用資  
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  
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  
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變和陰  
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  
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今  
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變和陰陽  
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  
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草著彌綸之効宜敷  
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

源而滋父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優  
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  
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  
之也  
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  
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  
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  
用此云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法禁益煩科舉之弊不可革如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莫  
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  
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  
也而文具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臣朝  
夕建明然此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謗先集于厥身矣聞實中太子賓客邊光範  
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誦赴吏部銓光範見其  
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雖  
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誦曰非唯學詩亦嘗  
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而就甚嘉賞  
之翌日擬授祕書省正字今之世寧復有是  
哉

御製通志卷之四十一 三卷 字號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

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

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

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

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

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

鹽鐵使明之子

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

謂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為度

支使朝韓忠憲公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

仁宗朝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

士奏名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

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

祕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

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填皆於省殿試

輒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二十四

國朝削併僭偽教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  
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

之江左初平

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

間不便事令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

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

蘄州見南劍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

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為荷鹽籠得鹽二斤又

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

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

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

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

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

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

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

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殺牛

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

送罪人者減太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一賢

送罪人者減太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一賢



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  
登斜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  
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  
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  
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  
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  
先公自燕還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  
字喬松本  
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  
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  
閑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  
三遂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其次子也有家  
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冷冷斷橋  
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

以爲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  
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  
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  
花墜公親書藁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  
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  
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  
重陽菖蒲九節金英蒲把同泛瑤觴舊日東  
籬陶令北窻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  
北窻之下窻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  
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今世所行金剛經四句偈  
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

四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  
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不人行邪道不能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不人行邪道不能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頗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  
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

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  
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

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  
知陳天竺三藏真諦譯云如不動恒有正  
說應觀有爲法如暗翳燈幻露泡夢電雲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  
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爲身此法非識境  
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諸和合所爲  
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諸以  
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能當見  
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  
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提  
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本同予  
案今人稱六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  
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  
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  
玄奘所譯同

盥鉢摩華

青蓮華之名

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

赤蓮華也拘母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年  
陀紅蓮也奔荼利華亦云芬陀利白蓮也堵  
羅綿柳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  
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去感  
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  
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  
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  
諦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  
曰竭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  
莎呵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  
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  
樹非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  
前黑後合為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  
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  
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  
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  
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  
以五年再閏為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  
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  
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  
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銅  
上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兔毫

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  
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  
七嚮遊塵成一指二蠟成一指為一虱成積  
麥七積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  
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  
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  
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  
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  
季宰相輔貴臣始追榮三代  
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  
出繼從叔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國太夫  
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國太夫人  
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  
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  
執政贈三代不同

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  
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  
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為太子少師在  
政事遷左丞又贈太子太師罷為資政殿學  
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為宣徽北院使又贈兼  
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  
得太師中令更為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  
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  
待四入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  
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  
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  
書佐入調濟遠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  
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  
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  
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夫惟無仕  
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

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  
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  
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  
復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  
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爲齊王祐記  
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  
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  
爲中書舍人未幾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  
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  
傳所書大爲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  
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  
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  
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  
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  
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  
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



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  
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  
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為石顯告非謗  
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禹彭  
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韋賢  
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詎董仲舒眭孟貢  
禹䟽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  
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  
言有從疋夫為天子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  
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祆言惑眾伏  
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  
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  
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為無罪楊惲之報孫  
會宗書初無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張晏釋以為  
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廷尉當  
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詞獨有所  
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蓋宣帝  
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汲黯輔少主  
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云賈誼劉  
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問焉隨  
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  
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  
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  
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  
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  
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延  
吉者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二

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表郭知楚鄆二州  
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  
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淄二  
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  
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為  
通判父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連下  
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  
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  
六十三人會詔令科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  
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  
太宗召見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  
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  
臣無待罪之地矣  
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  
民甘紹者為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  
將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

實命徒他所訊鞠既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  
辭潛召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  
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稍來逼正辭  
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  
走被傷者尚有餘息旁得所弃賊按其姦狀  
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  
不聞之

榮王藏書

漢王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  
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  
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  
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縻  
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云除監  
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  
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為不  
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

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  
各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  
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  
陰秦公蓋効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

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

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為請至

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穎州副使

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三月拜參知

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

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

札於是二十七日十一事詔以四筆

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

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金緡

錢悉補侍禁毀直須其職謂宰相等曰溥等

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

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引至長

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至長

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

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

亳州監軍妻極妬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

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

上為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

配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

王遣二朝士鞠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

冤子福應募為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

家冤求訴耳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

太宗怒付御判郭渭謫為海郢州團練副使

坐取錫洎通判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

鏡州卒妻訴理庶僚而容其各有請三司

且夫引見散秩庶僚而容其各有請三司

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

都監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

募而不得入見遂仲家冤為賤責吏萬幾如是

安得不得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年間王居正為給事中時王繼先

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

過門下居正封還及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

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

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

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以荅

其勞

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邪文字

未欲再付出可以諭居正使之書讀丞相退

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

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

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

待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

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

官榮受祿俸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

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効僅能塞責而已

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負闕



誠為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曰下其奏前降旨揮更

不施行居正之直諒有守恐不備載故敬書

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中恐不備載故敬書

之頃聞之於張九成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

為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

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

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

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

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  
云開寶中設官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  
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  
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  
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  
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  
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

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  
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  
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  
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爲長太息哉

陳正敏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

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

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

以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

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

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

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

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  
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  
攻也

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

太宗恤民

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  
有逋負請各按賞罰

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

擾是事必已編入

三朝寶訓中此

國史本傳所載也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負皆自

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

伯兄景伯皆拜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

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

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曰增四

同舍而姓皆從水傍熺有一句願諸君為對

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

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

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

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

自思素無兄弟疑為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  
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士  
縮文約揚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欲用絳繹繪維縮綸縉為對然未暇考之史  
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  
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  
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吾玩之  
曰吾聞漚鳥皆從汝取來吾玩之明日  
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  
上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  
者百數而吾玩之曰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  
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  
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  
如出一手也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  
郎中用資序

此二說

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員外郎  
亦自為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  
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為郎中於是拜員外  
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  
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  
別命詞給告頃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  
已高且為負外候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  
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  
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閱自太府丞除  
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  
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大夫論大  
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群有司  
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  
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  
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

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  
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  
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造令  
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  
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  
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  
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  
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  
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  
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  
相外無屈避造弃茂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  
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  
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  
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識者在  
唐日了不相謀云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  
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

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  
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採用之  
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  
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  
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  
謂精切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  
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  
憐留落之孤蹤以  
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  
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  
大業願廣至德之中興充  
永思陵橋道頓逸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  
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  
既往之悲  
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  
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  
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華  
文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眞正

元朝士之餘慶當淳熙中雖爲侍郎然一朝  
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以爲未穩貼也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

說由東坡至汪浮溪

多用之然須要審度

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

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

表云知臣愚不

適時難以追陪

新進察臣老

觀過謂臣或能

枚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

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

之才知臣粗有

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

討論穎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

其老病畏人復

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

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

本州爲陸藻謝

給事中云知臣稚純無他故

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

之班爲汪樞密

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

詔獎論表云知臣齒髮已周常恐鄧攸之無

表云知臣齒髮已

周常恐鄧攸之無

表云知臣齒髮已周常恐鄧攸之無



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其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賔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州失容臣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姿稟周成睿哲之德發言今古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

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日臣聞一物  
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即以  
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  
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當奉宣皇  
風慰彼黎庶又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  
俯賜昭鑒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  
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長子梓常稱誦  
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  
臣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  
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  
控避仰皇天之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

惟

皇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  
堯於牆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編覆  
明見萬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  
於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  
科說駕清華之地瀛山抱槧郎省握蘭在紹  
興之季年汚記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

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  
清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  
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  
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從  
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廈細旃之講真拜學士  
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入承明之  
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  
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  
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汲黯  
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  
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  
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  
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  
勳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  
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  
所作猶覺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

清源至於修入今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  
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為諱政和後  
稍復為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真館  
閣嘗以夏日借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  
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  
萬荷柄是身唯可瀨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  
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  
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  
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  
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曠邈迤  
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  
艇詩成出示坐人皆詫為擅場朱新仲時親  
見之云京師無人傳寫也

昔人所作神仙傳圖志荒唐

能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御事云漢儀鳳二年

孝武皇帝閑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

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  
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  
睿宗紀年名而誕安若是一自餘山經地志往  
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  
說競爲圖志用心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  
抵牾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  
公華云在周爲楚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  
邑後巴人伐楚圍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  
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爲國也  
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  
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為  
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  
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  
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賓老溫益禹弼劉  
達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  
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  
後知樞密院始浸為崖異  
徽宗察京專懷陽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  
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  
不以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  
欲私善手乃隨闕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  
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用之具以奏益鎮  
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愛  
莫助之圖遂為京用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

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  
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  
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其皆舉職侍  
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其皆姻黨耳  
欲不逆其意得乎達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  
去相逵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  
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  
政地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  
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  
術雖古賢相何以加  
上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凡此  
數端皆見於  
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  
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為撰公家謝表及祈謝  
晴雨文至私禮歲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  
樂語嘗爲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

愧鄒忠公為穎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  
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  
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范公敬謝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  
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為不便自取  
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  
具為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  
語曰哀王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  
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  
汪聖錫為祕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  
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  
何誅衆未有一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  
然却是一個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  
同舍皆合詞稱美

此郊議論

三代之禮

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



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  
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  
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  
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  
爲一說逮蘇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  
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  
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二曰  
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  
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  
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  
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  
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  
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  
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  
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  
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勢  
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  
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

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  
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  
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  
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  
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  
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  
陶陶樂盡一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閑人對一張  
琴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  
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沈賞如學校茶鹽  
錢幣保伍農田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  
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局編勅會要學制  
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  
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棧花石等綱祥瑞禮  
樂西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  
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  
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  
陶陶樂盡一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閑人對一張  
琴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  
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沈賞如學校茶鹽  
錢幣保伍農田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  
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局編勅會要學制  
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  
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棧花石等綱祥瑞禮  
樂西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  
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

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又皆  
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職名礙格  
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功人等  
每事各爲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若該  
載未盡各色並合取朝廷旨揮臨時參酌追  
奪事件遂爲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  
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  
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  
錢須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  
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書苦苦推尋更休說  
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  
回討一論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邏  
者得之以聞是時偽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  
論慮或搖人心亟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  
臺諫所攻今章且叟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  
相位云

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

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魚  
舟不闊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  
歲須更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  
語載於撫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狂終  
南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  
玉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滴在人間  
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  
玄宗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  
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各曰尺八將死預將管  
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  
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正觀時祖  
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  
魏證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  
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  
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  
中爲給事姚勛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

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為權官蔡蕤所沮而  
出政和未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  
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方  
會論為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

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

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雅金

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

士互興諧言以為朝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

遷擢朱居官如故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

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

或又諧於黼以為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為

開藍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人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

蓋欲以天爵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

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

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爲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薺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卽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橐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太中大夫孫鑿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暘並爲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洪彥昇並爲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

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  
白重贊爲左千牛上將軍保大揚廷璋爲右  
千牛上將軍靜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符  
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  
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  
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  
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  
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爲左金吾上將  
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  
楙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  
忱以瀘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  
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已故只以除用爲意  
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  
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  
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間實有疲  
悞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

祠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  
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  
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  
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州時  
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愈力乃白其事出  
超越論使小緩子紹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  
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真廟堂而  
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相之  
事耳欲擬官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紹之  
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  
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  
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  
殺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  
葬梁冀之誅權執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  
今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相帝得  
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



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  
 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為李  
 杜靈帝再治鈞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  
 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  
 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  
 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  
 見坊邑相率為軍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  
 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  
 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  
 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  
 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發寒胡之戲唐史  
 附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  
 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為要曲要舞如勃海  
 樂之類始猶此也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

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  
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  
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  
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  
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涖  
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閭茂在亥曰大淵獻  
在子曰因敦在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  
唯太史公曆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闕逢爲  
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疆圉爲彊梧  
著雍爲徒雍屠維爲祝犁上章爲商橫重光  
爲昭陽玄默爲橫艾昭陽爲尚章大荒落爲  
大芒駱協洽爲汁洽涖灘乃爲亦奮若作噩  
爲作鄂闕茂爲淹茂大淵獻困敦更互赤奮  
若乃爲汭漢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不必  
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爲  
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  
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  
厲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

在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旦三月為相四月  
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  
月為涂考之典籍唯曆書謂太初十月為畢  
聚離騷云攝提正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  
月國語至于玄月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  
云自歲陽至月各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  
論蓋不可強為之說非若律書所言二十八  
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  
專取歲陽歲各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  
子至癸亥為明白兩韓退之詩歲在淵戲牽  
牛中王介甫字說言彊圍自餘亦無說在傳  
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  
中而旦歲在陬訾之口歲五及鶉大歲在顛  
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  
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  
歲在柔兆閹茂玄默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  
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

爲不然漢章不自爲文殆是僚案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稱別名  
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爲掌武司徒爲五  
教司空爲空士侍中爲大貂散騎常侍爲小  
紹御史大夫爲亞台爲亞相爲司憲中丞爲  
獨坐爲中憲侍御史爲端公南牀橫榻雜端  
又曰脆黎殿中爲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爲  
合口椒諫議爲大坡大諫補闕爲中諫又曰  
補袞拾遺爲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爲夕郎  
夕拜知制誥爲三字起居郎爲左螭舍人爲  
右螭又並爲修注吏部尚書爲大天禮部爲  
大儀兵部爲大戎刑部爲大秋工部爲大起  
吏部郎爲小儀爲南省舍人今曰南宮刑部爲  
部爲小儀爲南省舍人今曰南宮刑部爲小禮  
秋祠部爲水廳比部爲比盤又曰昆脚皆頭  
屯田爲田曹水部爲水曹諸部郎通曰哀烏

依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為少常奉常光祿  
為飽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農為走卿大理  
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大匠少監為  
少匠祕書監為大蓬少監為少蓬左右司為  
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相宰相呼為堂老兩省  
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御史拾遺為  
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曰  
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奉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桀桑弘武子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群臣定策功賜爵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帝問武乎武曰前發匈奴時右武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篤

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

能致

顯仁皇太后音書蒙

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

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

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為痛哭者已

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屬國秩中

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

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

進見復為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

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

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鄉

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

然此持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

為之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三人踊於幕

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  
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  
不足以後世所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  
此蓋後世所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齊  
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  
育子曰就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  
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  
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  
有之

兵家貴於備預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  
循寇建康以爲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  
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  
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辨蕭  
衍鎮雍州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  
沉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  
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行旣起兵  
出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



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  
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乃繕  
城浚隍積財穀諸矢石為城守之備魏攻之  
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  
覆雖失所從為畔換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誠州元  
豐四年仍建為誠州元祐二年廢為渠陽軍  
又廢為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為靖州始  
時渠陽縣為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  
風俗夔與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  
之長曰都模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  
加冠巾餘皆椎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  
殺人者謂之能婦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  
或竹為釵其長尺有咫通以斑紬布為之裳  
紀歲不以建寅為首隨所處無常月要約以  
木鐵為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  
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頭凡昏姻兄

死第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  
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  
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貸易之  
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擊長少  
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畧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  
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  
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絲於鄰洞  
者謂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則  
則漬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  
財物以和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  
傍和勸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  
之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  
而挺其一隅縱之逸謂之越敗者屈而歸之  
掠其財而還其地尤良弩則傳矢於甲冑標  
牌弓弩而刀之鐵弩其利倖中土神臂弓雖  
架之謂之偏架弩其利倖中土神臂弓雖暑  
濕亦可謂之偏架弩其利倖中土神臂弓雖暑

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為士人者隸於  
學讎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  
桂陽之屬僇民大略如此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為出常調流輩  
稱之曰茲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  
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為省官  
謂押班及都知也御藥院內侍轉至東頭供奉  
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  
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  
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  
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  
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  
於宣慶諸使遥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為延福  
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  
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  
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來  
謁已轉出為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

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薛氏五代親王帶將仕郎

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纂位以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

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

也

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

水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略叙

於此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

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營陽咸

陽陽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太行在北廣陽

辟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山之南上曲陽在雲中水下曲陽在  
在五原原沈陽扶平河之杜陽河東之  
大陽之北平陽在平河之陽太原之  
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偃陽渭陽淮陽  
陽襄陽滏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永  
潮陽豐陽灌陽汴陽洮陽舞陽東郡之  
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  
銅陽細陽涅陽滇陽新陽筑陽博陽成  
陽之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湖陽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陽  
之曲陽濟陰之沛郡之穀陽扶陽漂  
魏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  
之高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  
朝陽泰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  
陽東海之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  
丹揚之丹陽挂陽涇陽武陽之章無  
陽之柔陽挂陽涇陽武陽之章無

零陽零陵之洮陽漢中之旬陽沔陽天安陽捷  
爲之江陽武陽涇陽彭陽北地之涇陽上郡  
陽阿陽安定之沃陽劇陽北地之沮陽魚陽  
之定陽鴈門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  
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  
梧之封陽趙國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  
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之必曰  
在某水之上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五六十  
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邑耳  
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離陰  
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濟  
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潔陰河陰湖陰江陰  
淮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東南陽合陽被  
陽富陽在泰山者昌陽建陽在東海者武陽  
之類尚多有之莫能知其爲山爲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  
先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并

水經注卷之六十五

州高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爲太守固等使兵  
絕陝津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  
皆欲爲亂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  
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  
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邸津度固遂奉之畿謂  
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  
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初陝虢兵馬使  
達奚抱暉節殺度使張勸代摠軍務邀求旌  
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  
單騎入上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關鄜坊步騎  
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關鄜坊步騎  
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  
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入城視  
事明日出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  
誅恐自今有危疑之抱暉遂朝廷所命將帥  
能入故句汝餘生抱暉遂朝廷所命將帥皆不  
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欲爲亂都虞  
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爲

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  
迎晉晉既受詔即與謙從十餘人赴鎮不用  
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  
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  
不及謀去城十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入仍  
委以軍政又之惟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  
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  
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  
從容安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  
懦弛苟安殆不智勇過人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  
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爲行軍  
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  
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初劉  
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乃置  
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  
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  
實爲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即爲  
軍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父矣又李



殺准西亡云拜陝號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

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

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

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誤篇

中撫其用五本葱為種薤五十本發丘中

郎將為中郎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

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為盧

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抉雲漢分天章

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薤用校尉

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

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

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太

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殊死為

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

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為

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為

信陶隱居之言以爲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妄  
爲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爲誤用爾  
雅如臯篇中謂不向如臯閑射雉與左傳杜  
注不合其誤與江摠暫往如臯路之句同荔  
技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  
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  
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爲深失然皆不必爾也  
最後一篇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  
謫仙簷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  
歌蛙兩部無笙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  
鼓吹爲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  
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  
蘋可謂工新乃以爲出處曾不帶芥非草芥  
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  
爲老子只云爲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  
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  
曹馬能收人心

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皆懼操皆厚賞之  
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  
顧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  
賞後勿難言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  
尚書傳蝦蟆曰希賞徵功先戰而後求勝  
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  
軍大敗朝議欲敗也諸將曰我悉宵之弟  
昭時爲監軍此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  
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  
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  
壽春王基始至圍城人皆愧悅討諸葛誕  
於壽春王基累求進討詔未合司馬昭敕  
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引諸軍轉據  
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依險人心  
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  
遺基書曰初議者云求移者甚衆時未  
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  
人心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  
賊雖古人心

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  
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爲謬矣操及師  
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  
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  
以爲之用表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  
悉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爲所笑  
竟殺之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自巴蜀通取蜀將帥不利據擅命者不過一

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儁

將帥輒不利至於死敗漢伐公孫述大將岑

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

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  
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  
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  
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爲世  
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爲給事中來俊  
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  
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  
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  
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爲潤州司馬然  
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  
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  
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  
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  
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  
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終